



目 次

第 一 章	一匹黑马.....	1
第 二 章	重要发现	14
第 三 章	顺蔓摸瓜	24
第 四 章	一笔巨款	42
第 五 章	冒雨夜访	53
第 六 章	普通家信	66
第 七 章	深夜路截	78
第 八 章	痛述家史	90
第 九 章	手表之谜.....	102
第一〇章	明争暗斗.....	112
第一一章	情况突变.....	128
第一二章	流言蜚语.....	137
第一三章	深入调查.....	149
第一四章	草原来客.....	158

113014400

第一五章	改变策略.....	169
第一六章	蛛丝马迹.....	182
第一七章	拖镗遇险.....	196
第一八章	楔桩拴驴.....	208
第一九章	貌合神离.....	221
第二〇章	蠢蠢欲动.....	233
第二一章	证据确凿.....	248
第二二章	哨所烽烟.....	262
	尾 声.....	279



第一章 一匹黑马

黎明之前。

草原仍旧沉睡在谧静的夜幕之中。东方天际已经微微露出了一片鱼肚白，黯暗的夜色在开始悄悄地向西方撤退，繁星还在相映争辉，似乎对这神秘的草原之夜，有一种依依不舍的留恋之情。

从那广袤的草原深处，隐约传来一阵杂沓的马蹄声，这蹄声震荡着宁静的夜空，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显得格外铿锵有力。

透过夜幕，只见十几个骑者的身影，蜿蜒迤迤地沿着边防线上松软的防火道缓步走来。身背钢枪的男女民兵和穿着军装的边防战士，个个风尘仆仆，全身挂满霜气。他们是边防部队某部一连和赛罕淖尔公社民兵营联合组成的军民联防巡逻小分队，此刻

虽然执行了整宿的巡逻任务，却没有半点倦意，依然是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只要一看他们那警惕的双眼和雪亮的马刀，人们就会坚信，在这支队伍面前，即使是一只小小的苍蝇，也休想飞越我们祖国神圣的国界。

赛罕淖尔草原是祖国北部边疆的门户，历史上就是要塞之地。葱根山和汗塔山，就象两个卫士，威严而安静地分别把守在门户的两侧。然而边境地区的生活，并不象这两座山峰那样宁静，却好似狂风暴雨中的大海，不时掀起骇浪惊涛。特别是最近几年，这里的斗争更是激烈复杂，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它象一只恶狼，张着血口，虎视眈眈地窥视着这个战略要地，在这里不时制造事端，或劫我畜群，或派遣特务，或将带有瘟疫的牲畜赶入我境，真是无恶不作。我边防军民，在保卫祖国、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决不让社会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祖国一寸土地的庄严口号下，守卫着赛罕淖尔，建设着赛罕淖尔。

最近一个时期，边境气氛有些异常，上级指示我边防部队要加倍提高警惕，密切监视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了，一连连长周发胜，骑在高头大马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在警惕地巡视着四周。

走在周连长左边的是一位二十三岁的姑娘，名字叫秦彤，是赛罕淖尔公社的党委委员，民兵营副教导员。五年前，她高中毕业，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南京市，到祖国北部边疆插队落户。几年的草原风霜吹打得她那元嫩脸颊健康中透着秀丽，艳红的头巾下，那对用橡皮筋扎着的小辫子，随着战马的脚步，活泼地上下跳动着。她穿着一件洗得发了白的黄军装，旧式的军用皮带上别着“五四式”手枪，下身穿着一条学生兰的长裤，裤脚掖在乌亮的半高腰马靴里面。这一身装束，加上她骑乘的这匹赛罕淖尔草原名马，

高头宽胸的“雪花青”，更加显得英姿飒爽。

巡逻小分队由六名边防战士和六名民兵组成，十几匹骏马拉开一定的距离，一字形地向着葱根山方向行进着。

秦彤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战友们，大声地喊道：“同志们，天快亮了，这次夜间巡逻任务就要胜利完成了！”

小分队的战士们听到副教导员的喊话，一个个围拢过来，气氛也随着活跃起来了。

“姐姐。不，副教导员同志，这次任务完成后，该批准我参加民兵了吧？”随着这一串银铃般的话音，周连长和秦彤的两匹马中间，插进一匹小白马来。马背上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她穿着一件镶着金丝花边的孔雀兰蒙古袍，红领巾在她胸前随风飘动着，显得十分活泼可爱。

秦彤喜爱地看着小姑娘说：“珊丹，你困不困？”

小珊丹忽闪着一对大眼睛，撅起小嘴，现出生气的样子说：“不回答人家的问题，又把话岔开了！”

“是啊，是啊。副教导员应该正面回答人家的问题嘛。”战士们都帮助小珊丹说话了。

小珊丹在牧读小学上五年级，家里只有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奶奶，秦彤插队以后就住在她家。五年来的共同生活，使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小珊丹和秦彤彼此以姐妹相称，真比一家人还亲。每逢星期六，小珊丹非拧着和姐姐一起参加夜间巡逻。开始秦彤不同意，可是奶奶支持，老人说：“秦彤啊，让她去吧，珊丹马骑得好，从小锻炼锻炼，长大好和你一样拿起枪来，保卫咱们社会主义祖国呀。”没办法，秦彤征得领导和群众的同意，答应让她试一试。一年来，小珊丹已经成为民兵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了。战士和民兵们没有一个不喜爱她的。

周连长看到这个场面，于是解围地说：“小珊丹哪，猎鹰需要坚硬的翅膀，千里驹需要惊人的力量。你年龄小，身子还太嫩呀，再等几年，我亲自给你报名当民兵，怎么样？”

“等几年，等几年，头发都等白了！”

小珊丹这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周连长在马背上笑得前仰后合：“哈哈，胎毛还没退干哩，就要急成老奶奶了。”

平时最爱逗小珊丹的知识青年咏东这会儿也凑上来扯腔拉调地说：“你们看，小珊丹的小嘴撅得多高，能拴上一只大绵羊，哈……唉——我说小珊丹，你的‘预备期’还不满嘛，还是再当几年‘预备民兵’吧，啊——”

“哼！别小看人，你比我才大几岁，要论骑马，还得拜我当师傅哩。”

小珊丹刚刚说到这里，回乡女知识青年其其格笑着接过话来对咏东说：“对呀，对呀，忘了你唱的那出‘落马湖’啦。嘻……”

其其格说的“落马湖”，是指的咏东来牧区插队后，刚学会骑马，一次去公社的路上，连人带马陷进玉带河的事儿，当时还是小珊丹发现，把他救上来的。从那以后，谁要一提起这事，咏东就不好意思地脸红起来。可是咏东不服气地说：“那是本旧皇历了，谁生下来就会跑，要不咱们巡逻完了赛一赛。”

小珊丹认真地说：“赛就赛，要是你输了可得把你那支半自动给我用。”

秦彤微笑着安抚小珊丹说：“你虽然暂时不是民兵，可是你们红小兵也经常参加堵卡，你还经常参加巡逻，这和民兵也没什么两样嘛。”

“样儿差的可大啦！”小珊丹把手里提着的一根小套马杆子往前一伸，说，“你们民兵使的是钢枪，真家伙，敌人来了使起

来多赶趟。瞧我这根套马杆，顶啥用，敌人来了还不是黄牛掉到井里——有劲使不上。”

“哎——，可别小看这套马杆子呀，它在咱们草原上可是大有用场。你忘了巴图书记给你讲的故事，胡和爷爷就是用它拖死了国民党的一个大官吗？”

小珊丹听了周连长的话，还要分辩，但是她突然发现左前方有一束奇怪的亮光闪了一下，以为自己经过一宿巡逻，眼睛发花了，忙用手背揉了揉眼眶，然后又把眼珠子瞪得大大的朝刚才闪光的方向望去。

哎！那个亮光又闪了三下，转瞬间又消失了。这次，她看得真真切切，不由得惊叫一声：“哎呀！有情况。”

“奇怪的紫光，大家注意！”周连长也在同一时间里发现了这个情况，并立即向大家发出了警报。

“咔、咔”战士和民兵们的枪膛里，刹时间都推上了子弹，连战马也都竖起了警惕的耳朵，队伍中立刻出现了紧张、严肃的气氛。

大家顺着周连长的手势，同时把目光投向远方。只见国境线那边的一个黑黢黢的小山包上，的确有一个紫色的亮光一明一暗，很有规律地在闪烁，显得非常诡密、狡黠。

一个战士愤愤地骂道：“他妈的，鬼东西不知又在搞什么名堂！”

秦彤眨着眼睛，默默地思索了一会说：“是啊！以前还没发现过这种闪光，其中必有文章。周连长，我看咱们一边加强监视，一边迅速向上级报告吧。”

“对！”周连长点头同意了秦彤的方案，很快布置了两个临时观察哨。随即又喊道：“报话员。”

“到！”一个骑枣骝马的战士，脆生生地应了一声，催马来

到纽连长的身边。

“马上呼叫，同指导员联系，请他立即向上级报告。”

“是”。报话员熟练地打开轻便的步谈机，开始调整各种旋钮，发出了秘密联络的讯号……

这时传来一阵急促而清脆的马蹄声。人们透过雾一般的夜色，隐约看到一匹马，腾开四蹄，擦着草尖，飞奔而来。

咏东猜测：“肯定是出了什么急事，公社派人来给小分队送信了。”

“不对劲，怎么马上没人？”秦彤的话还没落音，飞奔而来的一匹黑马犹如离弦的箭，呼地一声从巡逻小分队前面不远的地方射了过去。

“糟糕，马子要越境了！”不知是谁惊呼了一声。

“这是哪个马大哈看的马群，马子惊了连个追的人都没有。”

“这场事故看来是铁板上的铆钉，没跑了，这不是拿边防斗争开玩笑吗！”

巡逻小分队里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声。

“看我的！”咏东说着就举枪瞄准了那匹马。

“不能开枪！”咏东的行动被另一个战士制止了，“你忘了这是边境地区！”

咏东快快地放下半自动步枪说：“那怎么办，难道说就让它轻易地跑过去？”

大家正在焦急地想着应急措施，周连长和秦彤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只见秦彤猛地磕了一下马肚带，抢先朝着飞奔而过的马子追了过去。

秦彤的“雪花青”象下山的猛虎，勇猛异常，四只碗口大的铁蹄，有力地敲击着干硬的土地，发出嗒嗒的声响。

小珊丹见姐姐纵马出了阵，也猛夹战马，腾跃而出。小白马紧贴着“雪花青”的尾巴赶了上来。

三匹马昂首翘尾，猛飞狂跑，很快就首尾相接，拉成了一条直线。

此时的秦彤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这匹马越出国境！”后面的小珊丹也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帮着姐姐把这匹马抓回来！”

三匹马同边防线的距离迅速地缩短着。边防线的那一面，阴森可怖，黑漆一片，就象是一匹猛兽张开的血盆大口。前面的那匹黑马，象有人驱使一样，发疯似地朝这血口猛扑过去。

“雪花青”是经过严格训练，懂得主人心情的一匹好战马，它象一把铁钳，紧紧咬住了黑马的尾巴。

秦彤看准时机，朝后面的小珊丹喊道：“珊丹，快给我套马杆子！”

小珊丹抖了一下马缰，小白马一个蹿跃赶上了“雪花青”，顺势将套马杆递了过去。

秦彤紧握套马杆，在晨曦微弱的光线下，沉着而机智地把双臂轻轻一抖，套杆上的绳套在空中转了一个圈，就准确地套住了黑马的马颈。随即她使出全身的力量往后猛拽。

前面黑马被套住了，但是它也毫不示弱，同样使出了全身的解数，更加有力地挣扎着往前奔驰。

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马子离边防线只有几十公尺了，如果此时不立刻把黑马征服，连人带马就会一起越出国境线……

时间已经不允许秦彤更多地去想别的办法了，她当机立断，将身体猛地往后一仰，几乎躺在了马背上，同时使出力挽狂澜的力量，往后猛地一拉。前面的黑马正在勇猛跃进，好像猛丁地撞

上了一堵铁墙，欲前不能，欲停不止，两条前腿腾空立起，发出裂破长空的刺耳的长嘶……

马子眼看就要被征服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小珊丹使的是一根小套马杆，加上秦彤用力过猛，只听“咔嚓”一声响，套马杆折成了两截。秦彤机敏地抓住鞍桥，才没有闪下马去。黑马突然发现那股强劲的阻力没有了，它前腿落地，打了一个响鼻，拖着半截套马杆子又拚命朝北跑去。

“哎呀，哎呀！”小珊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匹黑马往外跑，急得在马上直喊。这时周连长和巡逻小分队的同志们都赶到了，秦彤大吼一声：“两面迂回，一定把它抓回来！”

大家奋力追去。可是这时离国境只有十几公尺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万分危急的时刻，突然从黑马的右侧风驰电掣般地飞来一匹红马。

这匹红马来得非常神奇，象是从繁星似锦的苍空飞降而下，又象是从花草茂盛的地平线上升腾而起。这一意外情况，把小分队的人可急坏了。黑马没抓住，又出来一个骑马的人，看来这才是那个真正的越境者。情况急迫，不容细想，周连长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这个骑马人截住。他大声喊道：“一排长，跟我上！”话音未落，两匹战马象出膛的子弹，呼啸而去！

目标越接近，周连长的心也越缩越紧了。眼看着那个人已经绕到了黑马的前边，只要他马上再加一鞭，就可以越出国境线了。周连长两眼喷着怒火，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追赶他。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骑者，没有越过边界一步，却把黑马从外侧包抄过来，逼着黑马渐渐改变奔跑的方向，避开了国境线，在草地上跑出来一道巨大的弧线，朝南奔去。这位骑者不但勇敢果断，而且很有经验。他紧催战马，飞身一跃，整个身子象

一只灵巧的燕子似的落到了黑马背上。

暴烈的黑马突然感到背上加重了负担，很不甘心，它前腿腾空，后蹄猛蹬，想把背上的人掀下去。但是，折腾了半天没有成功；它又发狂地左躲右闪，前摇后晃想把背上的人甩掉，可是那人却象钉子钉住似的，连动也没动一下。

一场马匹越境的故事终于避免了。

“是自己人，他是谁？”周连长和一排长惊喜地策马向那个骑士追了过去。

这场惊心动魄的拦截黑马的搏斗，揪着每一个人的心。黎明前的黯暗中，人们虽然看不清那人是谁，可是那件洁白的上衣，特别引人注目，大家都一迭声地称赞这位智勇双全，化险为夷的白衣骑士。

失去了主人的红马，看到自己的主人和一匹凶猛的黑马搏斗，并且降服了它，才象归队的战士那样，驮着空鞍一直跑到了巡逻小分队的跟前。小珊丹一看，突然大声高兴地喊道：“‘火龙驹’、‘火龙驹’，那一定是阿尔斯楞叔叔！”

人们拨马，迅速围拢过来，都说：“这正是阿尔斯楞同志的‘火龙驹’。”

“没错，那就是阿尔斯楞同志。”咏东显示自己的眼力说：“我早就看得清清楚楚，那人穿的是白色公安制服。”

阿尔斯楞这个名字，是赛罕淖尔军民非常熟悉的，他是铁城市公安局侦察科的科长。

赛罕淖尔是铁城市所辖的一个边境牧业公社，是反修防修的前哨阵地，也是治安保卫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阿尔斯楞在边防一连当过连长，转业到市公安局以后，由于业务的关系，他经常到这儿来蹲点。因此，边防地区的牧民，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边防部队里不论是老战士还是新兵，没有不认识他的。大家顺着“嗒嗒”的马蹄声望去，体魄英武矫健，年岁不过三十四、五岁，身穿着上白下兰公安制服，配戴鲜红的领章和国徽帽徽的阿尔斯楞，正向小分队这边驰来。

小珊丹头一个飞马跑到阿尔斯楞身旁，亲昵地说：“叔叔，你真象天外飞来的金鹰，翅膀一展，就把黑马逮住了。”

阿尔斯楞抚摸着小珊丹的头，说道：“这里面也有你这只灵巧的燕子一份功劳啊。若不是你和姐姐套住它，我也就来不及抓住它了！”

说话间，周连长、秦彤等人也都赶到了，周连长伸出一双大手，迎着阿尔斯楞说：“老阿呀，你不是在我们连里吗，怎么又突然飞到这儿来了，真成了‘天兵天降’啦！”

“是啊，要不是你这个天兵下降，马子越境是十拿八拍了，好险呐！”

“太好啦，老阿，你为咱边防又立了一功呀！”

人们争着和阿尔斯楞握手，纷纷说着热情、感激的话。阿尔斯楞虽然也热情地和大家打着招呼，但是思绪却被难解的问题占据着。他没有直接回答大家的话，却指着刚刚套上笼头的那匹黑马说：“你们看，这是谁的马？”

经阿尔斯楞一提，人们才又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那匹黑马的身上。秦彤忙走到黑马的旁边，仔细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这不是前几天从境外跑过来的那匹黑马吗！”

阿尔斯楞点了点头：“对，就是被我们隔离的那匹奇怪的黑马。”

原来，在五天前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汗塔山哨所的民兵发现了一匹从国外越入我境的黑马。过去，国外的修正主义领导

集团时常把带有传染病的牲畜赶入我境，妄图使瘟疫蔓延，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这次抓住黑马后公社按照以往的做法，将它立即隔离起来，组织兽医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出乎意料，这匹马不但化验不出任何病毒，而且体格格外健壮。当时，有的人认定这是一匹离群的散马，随着风雨跑过来的。可是阿尔斯楞和公社的巴图书记、周连长、秦彤等人专门开会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虽然暂时从这匹黑马身上很难找到答案，但不能对敌人搞阴谋诡计的可能性放松警惕。于是决定这匹黑马要单独进行隔离饲养，同时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

秦彤看完黑马，眉头拧了一个深结，她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匹黑马怎么会自己跑出来？”

民兵排长嘎鲁手里紧紧攥着黑马的缰绳，没等秦彤把话说完就插进来说：“麻杆子支不起蒙古包，看管黑马这样重要的任务怎能交给哑巴。这不，差点出了大事。”

“是啊，哑巴那家伙连自己都管不好，要是干点粗活还凑合。”另一个民兵表示同意嘎鲁的想法。

“不，同志们，今天晚上发生的这件事不简单。”阿尔斯楞一句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立即停止了议论，一双双惊疑的目光同时集中到阿尔斯楞的身上，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阿尔斯楞指着边防线说：“你们看！”

大家顺着阿尔斯楞手指的方向，看到国境线那面那个紫色的亮光还在闪动，好像是一个巨兽蛰伏在黑暗之中眨着一只凶狠的眼睛在窥觅猎物。

周连长说：“这个紫色的闪光我们也发现了，已经派出了潜伏哨在前面进行观察。他们这是搞的什么鬼点子，现在还不清楚。”

“鬼点子看来已经清楚了。奇怪的紫光在闪动，黑马恰好是朝着这个目标逃去，显然它就是招引黑马的指示灯嘛。”

一个战士听了阿尔斯楞的话，说道：“阿科长分析得对，有道理。”

“你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现这束紫光的？”周连长问阿尔斯楞，看来他想从中进一步分析什么。

“昨天晚上我在一连和指导员研究边防治安问题，刚刚睡下，葱根山204哨所就报告说，凌晨四时，对方境内有一束紫色的闪光在活动，企图不明。针对这一情况，我和指导员进行了分析并且分了一下工。指导员负责向上级报告和同公社联系，并就地监视，坐阵指挥，我沿边界线进一步巡视，观察动静。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这匹黑马从公社方向朝着紫色的闪光飞奔而去，这时秦彤也正在追它。就这样，才没有让黑马跑出去。”大家听了阿尔斯楞的介绍，一致赞同他的分析，接着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说话间，东方已经破晓。

高昂挺拔的葱根山，在晨曦的霞光中轻轻抖掉披在肩上的薄纱般的雾霭，迎接着那喷薄欲出的红日。

瞬间，那起伏的峰峦、淙淙的河溪、绿波粼粼的牧场，通通披上了一层金灿灿的光辉。祖国北部边疆的赛罕淖尔草原，这时候才向人们显露出婀娜、娇艳的身姿。

这次夜间巡逻任务，经过一场拦截黑马的搏斗，已经胜利结束了。人们远远地看到担负下一班巡逻任务的小分队，迎着初升的太阳来接班了。

嘎鲁用力拉了一下黑马的笼头，说道：“走！还是回你的‘禁闭’室吧，这回呀，我给你派上一个民兵当‘警卫员’。”

“慢着。”秦彤止住嘎鲁，然后转脸对阿尔斯楞说，“我还

有个疑问。”

阿尔斯楞对黑马和紫色闪光的事，已经进行了反复的思考，也初步琢磨出下一步的行动措施，但他为了补充、丰富自己的思路，听了秦彤的话，还是很感兴趣地问道：“你说说吧，什么问题。”

秦彤又朝边境以外那座闪光的小山包望了望，随即车转身来说道：“通过今天的事来看，这匹马无疑是经过严格训练后，有意赶过我们这边来的，今天又有意将它召回去，这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可这匹黑马毕竟是一匹不会说话的牲畜，老修费这么一番苦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里头肯定还有文章。”

阿尔斯楞说：“你想得很有道理。我看其中不但有文章，而且很可能是大文章。”说到这里，他又转向周连长说：“周连长，咱们是不是这样：你先领同志们去交班，然后叫同志们回去休息，秦彤咱们三个人留下来对这匹马进行一下检查，揭一揭老修的底，看看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周连长赞同地说。

周连长和秦彤率领巡逻小分队交完了班之后，就和阿尔斯楞一起将黑马带到附近一个放牧小组，给黑马带上皮绊子，三个人围成一圈，仔细观察起来。



第二章 重要发现

赛罕淖尔公社设在一座旧喇嘛庙里，办公室是由宽敞的佛殿改建而成的。

时近中午，大庙山门外的高大石阶下面，停着一辆满载羊毛的解放牌大卡车。这辆汽车的两位司机全是女的。年龄稍大的一位看上去三十岁刚露头，另一位最多也就是二十四、五岁。她们虽然都穿着沾满油渍的劳动布工作服，但从露出的漂亮内衣领、袖来看，都是很整洁、讲究的人。

“姐姐，总共不到二十五公里的路程，油门一踩就到家了，你还抠嗦那么仔细干嘛？”年轻的女助手提着一只带嘴的铁桶正往车头的水箱里加水，显出有些不理解和不耐烦的样子。

年长的女司机半个身子伏在机器上，耐心地说：“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昨天来的时候，你没听到机器声音有点不对头吗，路虽然不算远，半路上抛了锚那多耽误时间。我想早点